

大台山下镇北关

付桂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位于开原莲花镇境内的大台山,海拔最高处仅444米,周边沃野千顷,农作物种植以玉米、水稻为主。山下有寇河支流叶赫河的肥水缠绕,这段河流明代时叫扣河,清代又称哈达河,如今建有南城市水库,水产丰饶,还承担着灌溉周边水田和为周边城区提供生活用水的职能。攀登大台山主峰,主要是为寻访明长城遗迹。

大台山上荆棘遍布,没有现成的山路可走,对我们这些不具登山经验的人来说,直接登顶对体力和耐力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感其险峻望山兴叹者也不乏其人。

走进大台山,耳边风涛阵阵,偶有野鸡啼鸣声传来,更见原始森林的幽深静谧。所经之地,野菜、野果、中药材比比皆是,野兔、野猪行迹遍布。在大台山的深处,人工挖掘的沟壑遗迹清晰可辨。据探访队中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邱老师介绍,相对较浅的沟壑,是日俄战争留下的旧址,而那些较为明显的,则是四平保卫战时挖的战壕。这点便证明了大台山的战略意义。

一小时后到达主峰,隔着葳蕤的树丛,隐隐出现一座气场十足的石垒圆塔形烽火台,即是大台山内保存最完好的明长城遗址。

此烽火台高度超4米,较为完好地保留着当初的样貌,大家一鼓作气登上烽火台顶,“一览众山小”“山高人为峰”等诗句便纷至沓来。

长城始建于西周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原有的分段城墙连接起来,并加以修固,成就了气势恢宏的秦万里长城。御敌于疆外的长城不但能让人联想到狼烟四起刀光剑影的古战场,更能引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迈气魄。

我们要探访的明长城,其建造目的也不外乎于此。在明朝200多年统治中,不但对已有长城进行加固,还花费巨资建筑了新的长城。此时的明长城东面延伸到鸭绿江畔的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肅嘉峪关。但受当时经济和地理环境所限,这期间在辽宁地带所筑的长城,除了东部起点险要地段的虎山长城是用条石和青砖垒砌而成外,其他新筑的长城多由夯土墙、石砌墙、劈山墙和木栅板等连接而成,所以又被称为“东辽边墙”。

东辽边墙在辽宁境内走向近乎一个“几”字形,最北端,即几字的顶端,正是今天的开原所在地,而我们所攀登的大台山,就在这个北端的最北面。

辽东边墙按照所处的区域特点和修筑时间,又分为辽西边墙、

辽河套边墙和辽东山地边墙。东辽边墙最著名的镇北关,就处于开原境内辽河套边墙和辽东山地边墙的交界点。

开原境内的明代边墙又分为内边和外边,最先修的是内边,关塞被称为老镇北关、老镇北堡。而成化年间外扩后修建的叫外边,关塞被称为新镇北关、新镇北堡。

遥想当年,山海关以北均被称为关外,而位于辽北开原的镇北关所在地,距统治中心更是山高路远。这里地广人稀,一年中有5个月时间朔风猎猎,山川披雪,边墙内外常常兵戎相见。

然而,自从在此立起一座雄关,边缘之地便不再荒凉。

站在大台山的山巅烽火台上,远可眺位于威远堡的老镇北关地势,近可瞰后期在莲花村大台子沟屯所建的新镇北关全貌。此刻的我们,就仿佛当年身披铠甲的戍边将士,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

而我们在山下见到的明长城遗迹,多数是一个个明显隆起的土包、土坝,有的已经与大田连为一体,成为庄稼地的一部分,有的就是一段悬崖或一处碎石杂乱的荒坡地。我们在一处依山傍水的夯土烽火台遗址下,发现两块明显带有工痕迹的扇形石块,虽已被侵蚀得粗粝不堪,但仍能断定是破损

磨盘的一角。

长城除了防御功能外,还兼具地理气象学分界线功能。因为长城内土地肥沃,更适合耕种农作物,长城外多为草原和沙漠,更适合放牧。所以,长城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划分线。

但历史经验又证明,无论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因不同文明的强烈吸引,而导致的两个族群相向迈进的脚步。

在关外无战事时,东辽边墙内外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接纳、善意包容,文化的相互浸润,开阔了视野,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也推动了边墙内外、北方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整体进步。

在辽北,多个民族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各民族文化既相互交融又互相促进,彼此通婚习以为常。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熏陶,才让曹雪芹写出了享誉世界文坛的《红楼梦》,而且已经有历史学者考证,他的祖先曹端广,就曾是镇守开原镇北关的一员大将。还有那位被称为宋代以后最杰出词人的纳兰性德的祖籍就在大台山下的莲花镇。

经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如今的辽东边墙只剩下残垣断壁,虽残破却铿锵,既守护又相望。子孙后代也秉承了先人的胸襟与气度,责任与担当。直至今日,辽北的民风

依旧古朴纯良,人们信守承诺,不炫不媚,却掩藏不住百川兼容、铁骨铮铮的度量与气场。这也正是东北人豪爽、好客、积极、乐观、重友情、讲义气的集体性格特征。

斗转星移,显赫一时的镇北关已成为历史,但寻着一段段长满荆棘的荒坡,沿着一片片地势隆起的农田,放眼一处处犄犄角角的烽火台遗址,还能清晰地辨认出当年明长城镇北关一带的雄浑气魄,它仍似一条巨龙俯卧在辽北的大地山间,包围着你,吸纳着你,同时也征服着你。

高度虽不陡峭,厚重却无须声张。

巍巍镇北关,把最坚实的历史印记留给了这片沃土,让走近它的人深感敬畏时,又生出一种无言的文化归属感。

此刻的辽北,大地是成片成片的深褐色。太阳光没遮没挡地直射下来,让一处处独立旷野的烽火台遗址更显浑厚而沉寂。

我庆幸参加了这次寻找明长城遗迹的文化溯源活动,也惭愧没能更早地走近它,了解它,感受它。但相聚总要分别,我们来了又得离去,只有那一座座烽火台,无论西风残照还是东方熹微,也无论固若金汤还是断壁残垣,都兀自挺立,默默守护着家乡的天地山河。

在枣园

(组诗)

刘亚明

上园镇大枣

不高的山上,不高的枣树,在绿叶中间红红的大枣,像一盏盏小灯笼。其实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情境。大枣们并不知道季节即将带走它们心中的甜表皮深红,果肉淡黄,松脆爽口我喜欢在山坡行走,在村前村后流连把上园镇的信息,带到百公里之外的家乡,把村民打枣的过程传到网络的窗口,把那个飘雨的夜晚带入返乡的喜悦。我喜欢枣树跟着喜庆一路歌唱,唱着青春的无悔然后,沿着曾经的羊肠小道义无反顾地走向岁月的深处

阳光或者大枣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枣也坐下来晒太阳。一身的红红火火甜甜美美,等着我们,等着季节的约会幸福随着阳光铺满。山坡,小草,枣树和日子都在身边。一些诗意的想象有阳光的温暖与恬静山野空旷,偶尔的几声鸟鸣街不走半缕阳光此时只有我好奇地观望翅膀掠过,树影摇曳不知什么时候有几只鸟朝着远处的枣树落去

怀想

现在,它们正以不同的姿势长在一株枣树上。红红的色彩浓重的阳光还在一遍遍地描摹一片绿叶正好落在它们的头上。我们走近,采摘,索取大地深处的甜天高云淡,一头驴打着响鼻我们多想听听这里的故事朝阳,北票,上园镇,上园村越来越小的地名背后有大枣,水库,或者古化石但我更愿意喊它朝阳它像是一只大鸟从远古飞来扣着山石,有人甚至贴耳谛听在曲折山路上怀想哒哒的马蹄声,及至翼龙时代的天籁之音

雪花的每一次绽放

(组诗)

大可

旅程

树枝无须再托举满树的叶子了西风精力充沛,它要在变成北风之前把所有的叶子都摘下来顺便把阳光和星光都摘下来让辛苦小树,轻轻松松迎接下一程

离开故土的叶子没有表露一丝悲喜也不带走一丝悲喜它们被装入大袋子像一个装满了信件的邮袋不知道将被寄往何处想给人间留下什么念想

琥珀

水面渐渐平息了喧闹和大地一样开始准备一场辽阔的哲学思考

树木以捍卫者的姿态褪掉所有漂浮的虚夸冷风中,袒露铮铮铁骨

此刻,有人怀念春风下的鲜花此刻,有人追忆夏阳里的旷野此刻,有人感怀秋风中的落英

于是,世界开始了等待为了许久之前的约定把已经完成的和尚未完成的事物聚合,凝结,制成琥珀理在一缕徐徐出生的晨曦之下

燃烧的红辣椒

雪花点缀树木和生活光秃秃的季节不再寂寞母亲挂起一串串火红的辣椒生活的温度很快就升高了许多

据说会有大队的雪花赶来铺天盖地的演出之后也会很快退场如同大多数来到世间的事物终究会销声匿迹而那些挂在门上的红辣椒,依旧燃烧着

两代羨车情

马长鹏

每次开车回家看望父亲时,父亲总爱在我的轿车前后转悠,偶尔还会坐到车里,摸摸方向盘,踩踩脚刹,仿佛回到了当年他潇洒地挥动马鞭的年代。那神情,让我想起童年,想起父亲抱我坐上他的大马车,还有我那一脸的骄傲。

小时候,我最想坐上父亲赶的那挂由三匹枣红马拉的大马车。

那时,父亲是村里的车把式,赶一挂三匹高大的枣红马拉的大马车。那马车是队里最好的马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到县城拉化肥、去邻村拉种子等,都离不开那挂大马车。看着父亲坐在车辕上挥舞长鞭那神气的样子,我是又羡慕又欢喜!

每当父亲赶着马车出门,我总是央求他带上我。可父亲总是以各种理由哄我,哪怕我哭鼻子,他仍是挥着响鞭独自赶车上路。他认为那是公家的马车,不能随便捎带自家的孩子。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秋天最后一次去田间拉稻秸时,父亲终于抱起我坐上了他那挂心爱的大马车。从田间往回走时,我坐在父亲的怀里,听着父亲有节奏的鞭声和着马蹄踏地之声,兴奋异常。一路上只要见到认识的小朋友必定扯开嗓门大声呼叫,看到小朋友张大的嘴巴、羡慕的样子,我开心得不得了。我高高地扬起头,使劲地挥舞着双手。后来我知道,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赶车出门。

那一年,一列拖着十几节车厢的长长的火车,冒着浓浓的黑烟从离我们村不远的山前经过。那车真长呀,站在山上看它开过去要很长时间呢!那轰隆隆的车轮声比雷声都大,震得大地发颤,偶尔一声汽笛长鸣,就是乡间的喇叭也是

也盖不过呢!于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又有了一个深深的心思:何时我能坐上火车去远方看看呢?

初中时,要去城里参加数学比赛,我终于踏上了那向往已久的火车。摆弄着那张硬卡车票,我兴奋不已。摸摸车窗,推推座椅,车上的一切都令我好奇。我问老师到前面去看看行吗?老师向我挥挥手说,去吧。我像小鸟一样快乐地向前面车厢跑去。我一边跑,一边左右看,窗外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退,那感觉就像在飞。遇到弯路时将头伸出窗外,看到后面一大溜车厢蜿蜒跟随,壮观极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经到了当年父亲意气风发赶车的年纪,父亲则已垂垂老矣。于是,每次回家,总是跟父亲拉家常。父亲最喜欢听我讲出行见闻,听到开心处,那神情就如当年坐上大马车的我。记得我给父亲讲第一次乘飞机出行的情形,我故作平静地说,从天上往下看,跟咱村也差不多;古老的长城就像远看咱家的院墙;九曲黄河就像咱家门前的溪流;巍峨的秦岭跟咱村西的山丘相似;浩瀚的太湖就像咱村东的水塘。父亲听了撇撇嘴说:“瞎说,这么大的中国,让你说得跟咱村、咱家似的。”我说对呀,咱大中国不就是每个村、每个家的大家吗?一句话,说得父亲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已离世多年,他走了,还没有高铁。如今,离村子十几里的地方就建了高铁站。原来回老家需半天的车程,如今两个小时就到了,而我却极少回老家了。高铁通车时,我特意买了一个高铁列车模型,放在父亲的坟前,满一杯酒,慢慢地跟父亲聊起第一次坐高铁时的感受……

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

节气风物

立冬

郭宏文

立冬是冬季的开始。元代文人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写道:“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万物的生机与活力进入一个闭蓄阶段,节气也由少干燥、空气清爽的秋季,向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的冬季过渡。立冬,北方有吃饺子的习俗,民间有“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之说。因为饺子的外形和耳朵相像,吃了饺子耳朵就不会挨冻了。立冬吃饺子,也寓意着人们在秋冬“交子之时”对生活的美好期盼。立冬气温明显下降,但天气不会太冷,间或还会出现如同“小阳春”一般的冬日暖阳。

立冬的阳光,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人们喜欢在阳光下散步,风难得在大地松软的彩色落叶上静默养神,也许,它是不忍心打扰人们享受阳光的好心情。南飞的大雁,有序地变换着队形,这地上的行人与天上的大雁和谐呼应,让风儿也不知不觉地停歇了脚步。

站在立冬的阳光下,我不禁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母亲。每年立冬到来时,母亲都会以她的方式迎接。在母亲的心目中,年轻是一条封闭的跑道,二十四个节气在这条跑道上进行着接力跑,哪一棒都是新的起点,哪一棒都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未来就不会有春花的鲜艳和硕果的秋红。

立冬了,母亲依旧在院子里忙活着。她把白菜一排一排地晒在阳光下,大棵的是准备下到菜窖里过冬的;小棵的是用来腌咸菜的;不大不小的是用来腌酸菜的。这些白菜要在阳光下晒些日子,等它们没有了硬生生的支棱劲,就会派上各自的用场。

山屯人常说,立冬到了就好好猫冬。其实,猫冬只是山屯人的一个说辞,哪家都没真正地猫冬。早睡早起,祖祖辈辈都是这个习惯。山屯人信奉“管孩子要狠,侍弄庄稼要紧”。夏日天长活计多,家家都围着田里忙。天不亮下地,看不见回家。而进入冬季,即使有活计也都是边边晃晃



本版插画 董昌秋

父老乡亲

(组诗)

谢国才

我的父老乡亲

我的父老乡亲
像田野里土生土长的庄稼
流露出朴实无华的气息
像大山深处的一簇簇野花
默默无闻地绽放

他们眷恋那片土地
在炊烟袅袅里欢吟幸福歌谣
锄头铁锹磨出满手老茧
风吹雨淋炼成坚韧个性

五谷释放清香
汗水染甜瓜果
我最朴实的父老乡亲
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里
闪亮成一片又一片新绿

新路

小村铺上了新路
村民的心豁然开朗
平坦光洁的村路
亮丽了村庄
欢喜着父老乡亲
将小小的村落连接到
城里的千家万户

一筐筐一篓篓的瓜果
快捷地运往各地
一车车一担担的粮食
顺利地堆满粮仓
路旁飘起五谷的馨香
小村里传出喜悦的笑声
新路托起希望之光
洒落万家灯火